

西安事變空中待命記

李繼唐

(本文插圖刊53、54頁)

由杭州飛徐州訓練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日我們空軍第三十一中隊奉命自杭州調往徐州駐防，隊長鄧顯剛接到命令後，即與副隊長陳晉研商定次日即開拔前往；於我們起飛同時，地面人員也乘車出發，所有私人事務，於當日放假各自處理完成。是時我的眷屬住於杭州市浣紗路，住過杭州的人，大概都還記得，上有天堂，下有蘇杭，那裏名勝之多，簡直不勝枚舉，每星期日遊玩一處，恐怕一年也玩不完；如今調往徐州，沒有眷屬的人，拍個屁股隨時可以起程，有眷屬妻兒的人却不是那麼容易。但我當時立下決定，不論部隊調往何處，眷屬決留在杭州，所以次日開拔，對我而言是一點困難也沒有。

次日上午當我們由杭州笕橋機場起飛時，隊長排定三機編隊，按一二三分隊次序離陸，我被編到第三分隊第三號機，所以我當時等於是第九號的最後一機。當機隊升空後，前面的領隊——隊長唯恐我機跟蹤不上，忽地減速下來，當時我爲着編隊的完整，如不跟着減速，就只有偏左前

衝。但減速是一個極爲危險的動作，當我收了油門之後，清楚看見我機螺旋槳跟着慢了下來，此時如速度不夠，將立即墜入螺旋而無法挽救。幸好在此千鈞一髮之際，前面的飛機迅即加速保持正常的飛行，而我也立即加上油門，使飛機獲得足夠的衝力，維持良好的編隊飛行。此一危險動作，不僅我個人時時引爲警惕，也與同事間常常談及，作爲一個教訓。到了南京上空，向北遠望，只見萬里無雲，天氣晴朗，與前段的烏雲密佈，簡直如進入另一世界，此對飛行人員而言，是最爲高興的一件事。飛抵徐州機場，見機場並不寬大，與杭州、南京機場相比，如同小操場一般，我們一架架超越場邊的樹梢降落，幸均安全完成。因徐州機場是一小站，過去從未駐紮過飛機，一切設備均差，當晚只好住於市內一家旅館，因時值冬季，旅館所用的墊被和棉被均硬如木板，我們祇好穿着飛行衣就寢，待次日地面人員到達後，始在站上佈置食宿事宜，並計劃開始飛行訓練。

就當我們在徐州機場開始訓練的第二天（即十二日）晚上，我們自無線電收音機收聽到蔣委

員長在西安近郊爲張學良與楊虎城劫持的消息。當時聽這驚人的消息，大家均不敢置信，以一個部屬關係的張、楊，竟敢指揮所屬拘留最高統帥直屬長官蔣委員長，這豈不是造反？尤以當時蔣委員長的聲望正如日中天，統率數百萬軍隊削平了軍閥；全國軍民正寄予殷切的期望，要他來剿平中共之後，繼續領導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但消息不斷的傳來，這大逆不道的叛變竟愈來愈成事實，且蔣委員長已由蒙難的現場——臨潼移至西安城中。當時大家一方爲委員長在現場未受傷害而慶幸，他方又爲他的直入叛逆的虎口而益感不安；蓋恐那些毫無理性的叛徒，最後會把蔣委員長加以戕害。

飛抵洛陽準備作戰

十二月十三、四日全國輿論譁然，全體軍民也如同晴天霹靂；當大家看到張學良提出的八項要挾電報後，有的主張立即揮兵討伐，有的却持溫和主張，採用和平談判，以營救蔣委員長出險爲第一。我們的隊長見各隊員情緒不穩，即宣佈自十三日下午起暫停訓練飛行，當日並接到航空

委員會的命令，即日移駐洛陽，準備作戰。

我們飛抵洛陽後，見機場上已有二三十架各型作戰飛機，整齊排列於停機線上；有的則聞已飛往西安執行任務，尚未回航。我們被分配住於一長方形宿舍，據說原係一馬廄，因當時房舍不敷，經整理後加以就地利用，我們見門窗均付缺如，心中也有幾分置信。當時的總站附姓姜，他以東北口音要我們暫時屈住，並一再表示抱歉。

低空偵察散發傳單

我們摒擋就緒，即奉到指揮官的指示，要我們沿潼關以西之華縣、渭南、臨潼、西安、咸陽一帶施行空中偵察、照相及散發傳單，必要時對地攻擊。是時張學良的部隊正駐防於西安至蘭州一帶，西安城內及機場附近則多係楊虎城所屬。我記得第一次我與劉國楨上尉各駕飛機執行偵察任務，我們自洛陽機場起飛後，劉機在前，我機在後，高度六千呎，飛抵潼關後，有名的華山，正在我的左翼下，右面向前望去則為一片平原。是日沿途天氣晴朗，但至渭南上空，天氣開始轉壞，並有小雨。我們降低高度後，在我們飛機前後，忽見一團團的黑烟，便知道地面高射炮向我們射擊了。我們繼續向前飛行，越過臨潼後，在西安城東繞了個大圈，發現有火車二列自西安開出，為求看得更清楚，我們降至三千呎，見有汽車部隊也向華縣進行，證明西安方面正向臨潼以東增強兵力，但數目不詳。我們飛回洛陽降落後，立將上情向上級報告。

至十六日中央發佈何應欽為討逆軍總司令，

消息傳來，令人又喜又憂。喜的是張學良、楊虎城叛逆，竟敢抗拒最高統帥，為申張法紀，應予出兵討伐；憂的是雙方一旦開戰，叛逆可能惱羞成怒，會把委員長加以殺害。在此兩難兼顧的情況下，上級轉來蔣委員長的手令，在三日內停止空中攻擊和轟炸，以免生靈塗炭，這才使國人安心許多。我們雖曾奉命暫停對地攻擊和轟炸，但空中偵察仍每日照常進行，所以我們就在機場邊之樹蔭下，施行警戒任務，俾一旦奉到命令，即可登機出發。有一天上峯交下一大批傳單及報紙要我們飛往興平、咸陽、西安、三原、渭南一帶投擲，我們略讀傳單內容，大意為「國難當前，我們要賢明的領袖統一三軍，安內攘外，建設國家，希望全國軍民同胞，勿為共黨欺騙與利用，一致擁護中央政府，要求蔣委員長回京，主持軍政大計。」當我們起飛前，中隊長鄧顯剛特地跑來機旁，囑咐飛抵西安時，勿飛越西安上空，只能繞道通過，當時執行投擲任務的共有三機，各人投擲地區不同。我只記得我的後座為胡漢能（現移居加拿大），每至預定城市附近上空，我即搖動機翼，通知胡君準備空投。如是分區實施，直至所帶傳單及報紙全部投畢，胡君雙手攤開，表示已無所存。此次飛越叛軍駐地上空，空中一片沉寂，未見有高射炮火發射上來，大出我們意料，與上次偵察時迥異。雖其所發高射炮對我們而言，毫無發生作用，不是在我機下部就是遠在尾後爆發，成為真的車（機）後炮。

最後一次執行偵察任務，我詳細查閱地圖後，擬有所改變。我一反以前航路，自洛陽起飛取

得所定高度後，越過風陵渡再向西取二七〇度飛行，及至三原，折向南而自西安後門進入，但我並未至西安上空，僅在附近繞道而過。是時高度四千呎，西安城內的西大街、碑林及附近的大雁塔，都一一盡入眼際。迨繞回臨潼、渭南後，見有汽車、馬匹向西安方向撤退，揚起滾滾飛沙，後座偵察員急速地拍了多幅斜角度的空中照相，也認為此將是一良好的轉機。就在這天，還看見一架類似C—四七雙引擎運輸機在洛陽機場掠空而過，機頭對着西方航行，這無疑是前往西安的，使我們大家內心為之輕鬆許多。由上面種種跡象證明，至少在西安方面的形勢，已有良好轉向。此種情況我們一直翹望了好幾天，我們沒有出動時，只得於心情緊張中，忙裏偷閒，大家在機場邊談天說笑，或在帳篷裏玩撲克一〇〇分，來趕走度日如年的時光。

兩位勇士安全返防

在此我要報告一段英勇的插曲，此雖非我親眼所見，却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在洛陽航空學校初級班有一學生隊區隊長兼飛行教官蔡錫昌，係航校二期畢業，他聽到委員長被臨潼叛軍包圍後，對於他的安全備極惦念與關懷。因當時消息隔膜，電訊遠不若今日之快捷與方便；他以為委員長尚在附近避難，未為叛軍所劫持，乃自告奮勇要駕機降落下去，找到委員長後將他載回洛陽。因「弗力提」教練機所需起降距離短，只需一平坦之馬路或普通之球場或操場，即可起飛降落

，他想：「當年孫總理被困於廣州白鵝潭永豐艦上時，蔣先生聞訊後立即不顧一切，設法登艦與總理共患難，結果解圍歸來。現在委員長被困，我也應排除萬難與委員長同生死，縱就到達臨潼後不幸被叛軍拘禁殺害，我亦心甘情願，死而無憾！」他與另一區隊長陳御風（航校三期畢業，也兼飛行教官）研商決定，並報奉上級同意後，二人各駕「弗力提」教練機一架先至陝州機場；蔡錫昌逕飛臨潼，陳則將所帶備份油料降落陝州機場，等候蔡完成任務返航時下去加油後再回洛陽。結果，蔡在臨潼上空低空盤旋，見地面毫無跡象，一無所獲，卒在臨潼東郊強迫降落，即被叛軍扣留。他此深入虎穴的壯舉，在當時曾博得不少空軍人員的讚佩，但也有人說他有勇無謀，因事變當日中午時分，委員長已不在臨潼，被轉送至西安城內，在此情報完全不明的情況下，其能成功者究有幾許。後蔡錫昌也經脫險歸來，來台之後，委員長曾轉令他入國防研究院受訓。另一機智脫險的故事為空軍十三中隊安錫九分隊長，在西安事變被拘後，被前在東北航校受訓時的班附張某看見；張係一共產黨員，在東北軍裏頭暗中埋伏，他們異地相逢，彼此倍感親切。張以招待為名，擬藉安錫九在中央機隊中的關係，收買西安空軍人員，投效延安，並請安帶他熟習飛行，俟技術純熟後，可在西安至延安間自由飛行，擔任重要任務。安知其詭計後，乃虛與委蛇，但又怕中央察知其靠共企圖，蒙上不自之冤，乃寫好不成功便成仁的遺書，留給他的隊長。某日他暗藏手槍於飛行衣袋中，準備升空之後，將

張打死，然後飛回洛陽，如張不死與之纏鬥，則二人同歸於盡。迨要登機時，他心生一計，偽稱飛機馬力不足，待他作一次試飛後再帶張同飛，張不疑有他，乃在場邊等候。安起飛後直航洛陽，得以脫離虎口，安全歸來。

機場被扣備受凍餒

事變發生前，因西北大軍正準備對共軍發動總攻，所以在蘭州、西安等機場已集中十餘個中隊，各型飛機百架以上，十二日當天，他們還曾出動了好幾架次，協同地面部隊出擊作戰。因當時機場營舍不足，所以部份人員係住於城市旅館內，待有出動任務，再回機場執行工作。事發時，住於城內的幸而逃過一場災難，住於機場的因地面警衛全由東北軍與西北軍負責，所以轉瞬之間，先前的戰友，均成為階下囚。且因正值夜間，又因時在冬季，空軍人員在睡夢中為室外的呼喝聲與槍聲驚醒後，被集體押至地面部隊的營房加以看管。他們僅身穿睡衣，在寒風中戰慄度過，所有衣物用具均被叛軍掠奪沒收，他們十多小時未進飲食，也未闔眼，其慘慘情況可以想見。至於飛機，則派兵嚴密看守，除非有上級命令，任何人一律不准接近，對於飛行人員，恐他們駕機逃走，看得更嚴。

最初楊虎城認飛機乃無用之物，不如一把火把它燒了；張學良所屬則認係國家財產，力主保留，並派出遊說人員，擬買通中央飛行人員，另組成空軍隊伍，為他們効命。但飛行員們個個忠心耿耿，不為所動，並皆立下決心，縱在刀槍之

下，亦寧可犧牲性命，絕不投誠轉向。就在蔣委員長脫險之後，他們仍竭盡智能，設法早日飛離魔掌，如第十二中隊、第十五中隊人員以飛西安補充衣物為由，自蘭州起飛後，全部掉轉機頭飛往寧夏降落。第十三隊則在平涼加油時，趁叛軍守衛鬆懈之際，起飛後直奔洛陽。惟一例外是西安第二六、二七兩個中隊，當時所用飛機為SLIGHT攻擊戰鬥機，在當時而言是全國第一流的飛機，也無形中是委員長的空中侍衛隊，他們係住於西安市西門花園飯店內，除飛行員所帶手槍被繳械外，生活尚屬正常，未受飢寒之苦。而在蘭州的飛行人員，則於五十一軍軍長于學忠自西安回來後，即派人負責照顧，看管亦予放鬆，後在航空站王站長担保下，逐步可以自由行動。

喜訊傳出全國歡騰

十二月廿日以後，空軍的行動雖未完全停止，但却減少許多，廿二日又有一架飛機在洛陽機場上空向西直航，我們仰首長空，目送着它由大而小，由小而逝，始回頭透氣（後即即澳人端納先生陪送蔣夫人之飛機）。

廿五日下午五時左右，天色已近黃昏，一架雙發動機全白色巨型客機降落洛陽機場，當時在機場等候的只有洛陽軍分校主任及航校初級班主任等數位高級官員，飛機停在停機線上，發動機隨即關閉，第一位走出機門的竟是蔣委員長，跟着是蔣夫人及中央高級官員多人。此一喜訊不脛而走，馬上傳遍了機場，傳遍了整個洛陽市區，傳遍了全中國每一角落，民衆的歡呼聲和爆竹聲

響徹了天空，整個夜晚，此起彼落沒有停過，遠超過了舊曆年除夕和新年初一大早的情況；我們擠在寢室裏話兒說不完，欣喜之情，實在無法形容於萬一。十點時分，上級來一特定任務，要我們派出飛機二架，護送委員長侍從人員回京，隊長即指定我和顧彭年分隊長担任此一工作，並囑我們二人完成任務後立即飛回洛陽。

二十六日一大早，我們即趕至機場停機線旁，見機械士們正在替飛機加溫，機場內圍警衛，也改派軍官担任。九時三十分左右，各中央政府要員先行次第登機，委員長一到，立即上機起飛。我與顧分隊長飛機隨即跟着發動，隨同我機者為侍從官姓韓，是海南島人，他客氣地和我握手說：「委員長座機已容納不下，所以有勞閣下。」我亦以「今天被派此項任務，倍感光榮」作答。我們起飛後，沿途天氣晴朗，正是飛行人員所最希望與高興的，但至周家口與許昌間，天氣忽然轉變，風雨俱來，打在我機擋風玻璃上，視線為之模糊，飛機也搖擺得厲害。是時我心裏在想，此任務必定要安全達成，我並特地傳遞一紙條給後座的韓先生，說此是一場短暫的暴風雨，瞬間即將過去，因我們起飛前所得氣象報告，南京一帶天氣良好。果然，數分鐘後，風停雨止，天氣漸次轉佳，及抵南京上空，又變成碧空無雲，我們於午後片刻，安全降落在大校場機場，心裏為之寬鬆。抬頭遠望見有九架特為歡迎委員長而來的編隊機羣，仍在上空來回巡邏，久久未見降落。我們在停機坪停妥飛機，見有黑色轎車已在附近等候，二位侍衛官各由我們攙扶下機，一再向

我們致謝後即登車而去，我們也囑機場勤務人員速予加滿油料，要於當日回航洛陽。

綜觀此次西安事變，實關係中華五千年歷史文化之存續，其創傷之深，影響之大，在當時雖亦預知端倪，究不若今日所見之明顯與清楚。蔣委員長當時在叛軍威脅下，一再表現其身可死、頭可斷、肢體可殘截，而中華民族之人格與正氣不能不保持之偉大精神，卒令叛將張學良等愧極而泣，後悔莫及。而澳人端納之數度跋涉辛勞，來回於南京、西安間，蔣夫人及多位政府要員不惜冒生命之危險，出入於刀槍之下，其臨危赴難之精神，同足以動天地與感鬼神，寫至此處，不禁停筆沉思，肅然起敬。當張學良率東北數十萬大軍於十八、九年間入關後，接着九一八事變爆發，在六、七年長久歲月中，他們駐守於華北、華中西北間，思鄉之情和抗日意識與時俱增，共黨即利用「槍口一致對外」「抗日不剿共」等口號，宣傳滲透；其高級將領又復愚昧無知，中人毒計，不能以「覆巢之下無完卵，不先安內何以團結攘外」的真義曉諭部屬，卒致釀成滔天大禍，言念及此，不禁唏噓者再。

順道看看蒙難地方

委員長脫險回京後，局勢並未立即完全恢復，十二月卅一日張學良被判刑十年，次年元月十日政府以張能幡然悔悟，予以政治特赦，交軍委會嚴加管束。楊虎城則仍留西安城內，二月二日內部且發生兵變，中央軍於二月八日始控制整個西安，並將為首叛軍先後予以拘獲治罪。

西安局勢穩定，空軍人員和部隊隨即回到西安機場，我第卅一中隊亦由洛陽移駐西安，我們到達後第一件事即要看辦事變時機場上設施、裝備及器材所受損害情形。一位機械員領着我們去看拘留飛行及地面人員的一座營房，他指着說：「我們就在此地度過了漫長的牢獄生活。」營房內外，但見紙張木屑，廢物成堆，工人正在清掃。在停機線上，各型飛機東西倒地停在那兒，因叛軍守衛人員恐飛行員駕機逃跑，曾將機上油料一律放光，滿地油漬斑斑，尚可辨認，幸而未引起火災，但有多架飛機之輪胎因受汽油之浸蝕，已不能使用。除此，當時之大小汽車已被叛軍開走，一輛無存；一棟棟的營房，仍孤獨地矗立在那兒，大門敞開，似在張着雙臂，歡迎我們回去。

我們在西安機場恢復正常飛行訓練後，曾趁星期假日，全隊旅行委員長蒙難地——臨潼，臨潼位於西安之東約五十華里，有鐵路及公路可達，當時委員長係駐節於臨潼的華清宮。唐玄宗天寶六年，將原溫泉宮更名為華清宮，因在臨潼南驢山上，所以又名驢宮，華清池即為宮內之一名景。池為方形，溫泉不斷汨汨流出，清澈如鏡，我們前往參觀時，不禁想起當年楊貴妃於池中洗澡時流出的凝脂，白居易的長恨歌乃有「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之句。後安祿山造反，唐明皇攜帶貴妃自華清宮出走，走了百餘里至馬嵬坡地方，護衛人員不肯再前進，定要明皇殺死貴妃以謝國人，明皇無奈，只得忍痛令所屬將貴妃勒死，成為千古引人入勝的故事。

但我們主要目的是要看當時蔣委員長蒙難的地方，我們出了華清宮，在宮後登一小山，此山不高，僅約三百公尺左右，山腰有一巖石，左右之荆棘已被割除，即為委員長當時失足跌下暫作休息之處。該處面臨華清宮，遠望則為一片平原，渭河、潼西鐵路均蜿蜒可見，我當時腦海中思緒萬千，百感交集，如委員長不幸在此為叛軍流彈所中，則中華民國畢十餘年之統一大業，勢將廢於一旦而重起內亂，雖叛軍力量有限不難收平，但生靈塗炭，其損失將無法計算。幸委員長德威兼備，鴻福齊天，靠其鎮定精神，得以度此千

鈞一髮，足以影響整個全局之難關，生死之間，何啻天壤！我們在該處徘徊良久，不忍遽去，後以時近黃昏，始緩步下山，久久不曾語言。此後我又與隊友陳景棠往訪西安招待所，該所位於城中區，在當時而言，雖不算是雄偉的建築，但因委員長曾駐節於此，所以遠近知名，直可與南昌的洪都招待所及廬山的勵志社相媲美。事變時，政府要員蔣鼎文、陳誠、陳繼承、萬耀煌、蔣作賓等均被軟禁於此，中央委員邵元沖也於此處為叛軍亂槍所殺，我與陳君進入後，見其庭院寬廣，樹木扶疏，頗有人間仙境感覺。

我們在庭院中徘徊片刻後，即至招待所左側之廂房浴室洗澡，據浴室管理人員告知委員長駐節該所時，亦曾來此浴室洗澡，我們幸而也在此室，倍覺與有榮焉。管理人員還說，當事變時，政府要員除行動不得自由，不得離開招待所外，食宿均有專人照料。當我們洗澡時，因我只帶了二十多元大洋，深恐付不了帳，心感不安，及付帳時侍應人員說，共為大洋五元，大出我們意料，回到隊裏告知各同事後，大家都說要去嘗試一下，一時引為美譚。

歡迎多加利用國際快捷郵件

一、優點：國際快捷郵件是一種特別加速處理的郵件，可在預定時間內送達收件人，速度比一般航空郵件更快。以距離最近的香港為例，由我國寄出，第二天即可投遞。又如較遠的瑞典，在第四或第五天亦可送達收件人，既快速又可靠，歡迎工商各界利用。

二、通達地區：美國、日本、香港、澳門、韓國、英國、愛爾蘭、加拿大、西德、法國、荷蘭、比利時、盧森堡、丹麥、挪威、瑞典、瑞士、西班牙、義大利、希臘、塞浦路斯、哥倫比亞、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亞、紐西蘭、南非、埃及、科威特、巴林、卡達、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

三、可寄物品：快捷郵件服務範圍廣及資料傳遞、商情溝通、帳表彙集、契據交換等。因此舉凡商業文件、貨樣、商品、電算機資料及其他文件資料等，一般均在交寄範圍內，詳情請向有關郵局洽詢。

四、資費：按路程遠近，每件初重五〇〇公克收費自新台幣三一五元至四六〇元不等。續重以後，降低收費。

五、收寄郵局：台灣北、中、南區郵政管理局。基隆、台南、嘉義、北投、木柵、板橋、新店、三峽、新莊、宜蘭、新竹、中壢、桃園、苗栗、豐原、彰化、員林、南投、斗六、新營、岡山、鳳山、澎湖、屏東、台東、花蓮、大甲、沙鹿、潭子、斗南、南港、內湖、楊梅、湖口、樹林、潮州、林園郵局。支局部份：台北 9、16、26、36、43、46、55、67、81、91 支局。台中 3、7、21、22、35 支局。高雄 5、6、7、9、26、27、29、32、35 支局。台南 1、5、13、19、20、26、29、35 支局。基隆 6、18 支局。板橋 2、7、8、16 支局。南港 4 支局。新莊 2、4、6、7、12 支局。內湖 3、4、5、6 支局。桃園 2、5、6、8、9 支局。中壢 11 支局。楊梅 3、4、7 支局。新竹 19 支局。豐原 3、4 支局。潭子 1 支局。台東 4 支局。

六、詢問服務電話：台北（〇二）三二一七七二。台中（〇四）二四三四六一。高雄（〇七）二一五〇四〇。



①李繼唐(一排右四)起飛前與戰友在杭州笕橋機場合影。(文見55頁)
②民國26年2月20日，李繼唐(左)與友人在蔣公西安蒙難處留影。



①西安事變前蔣公介石(左四)與張學良(左三)邵力子(前排右三)等合影。

②蔣公偕夫人由邵力子陪同接受陝西民衆歡迎之情景。

